



# 玉见甘肃

刘君

到了大西北,你会忍不住一直抬头看天,若论“养云”的水平,除了这里,还有云南、威海,它们就像手艺独到的匠人,把云养得自在,养得鲜活,让每个抬头的人,都能撞见一场流动的奇幻。

云南的云不怎么爱动,像一群肥嘟嘟的绵羊,毛被晒得蓬松松的,白得发蓝。偶尔赖在屋顶上不走,青瓦便成了它们的凉席,一躺就是一下午。

威海的云性子活泛,一会儿聚成一群海鸥,翅膀一扇就掠过刘公岛的灯塔;一会儿又散成细沙,被风一吹,就黏在渔船的桅杆上,成了蓬松的帆。

大西北的云棱角分明,像一群披甲的武士,列着队横过荒漠。而兰州城外,雨过天晴时最见功力,云被洗得透亮,像精美的玉雕一样一尊一尊镶嵌在山顶。

山又多为土黄色或黄褐色,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温润的光芒。那句“石韞玉而山辉”,一下子具象起来,当阳光斜照时,山体的明暗对比变化丰富,阴影部分犹如璞玉内部的纹理,有了一种神秘的韵味。

“石之美者为玉。”中国人对玉的钟爱,从未停止过。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理直、信仰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季羨林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费孝通也曾用“玉魂国魄”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但什么是玉?有一种说法,依河而生的人们,某一次在

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扎鱼,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一无所知。当他下意识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反反复复地打磨冲刷后,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新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

而我的大学同学冯玉雷在他创作的小说《禹王书》中,这样想象先民与玉的第一次相逢:某个雨后的清晨,先民踏着湿润的泥土穿行在山谷间。雾气尚未散尽,一道微光忽然从乱石堆里跳出来——那是一块被水流冲刷得莹润的玉石,褪去了粗砺的石皮,露出内里像晨露般清透的质地。有人好奇地弯腰拾起,指尖触到的不是寻常石头的冰冷坚硬,而是一种冰凉细腻的滑润,仿佛握着一块凝固的月光。周围的人围拢过来,纷纷伸手触摸,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却都被那股温润又神秘的气息吸引。

多年来,他与大学时期教我们东方文学的叶舒宪老师等联合组织实施了15次玉帛之路文化系列考察活动,叶舒宪老师考证认为,最早登场的玉礼器应以深色蛇纹石玉为主,“玄玉时代”蛇纹石玉资源从甘肃武山沿着渭河向东传播。而甘肃,这方被历史与文化厚爱的地域,与玉有着千丝万缕、绵延不绝的气缘分。

如果沿着河西走廊缓缓前行,可以看见

玉门关的残垣在黄沙中静静矗立。这座因古代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的关隘,曾见证过无数驮着美玉的商队往来。悠悠驼铃,摇响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将玉的温润与神秘,从遥远的西域带到中原大地。彼时,玉门关外是风沙漫天的古道,关内则是商贾云集的热闹集市,一块块美玉在这里流转,成为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珍贵信物。它们或是被雕琢成精美的饰品,佩戴在贵族的身上,彰显身份与地位;或是被制成礼器,用于庄重的祭祀仪式,寄托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祈愿。

到兰州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走进甘肃省博物馆,这个西北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十大镇馆之宝前人头攒动,而齐家文化的玉璧、玉琮,也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散发着古朴而庄重的气息。这些玉器大多以透闪石玉为材质,质地温润细腻,色泽柔和典雅。其工艺技术已具备切割、钻孔、抛光等成熟流程,尤其是管钻技术的应用,使得玉器的形制更加规整。玉璧外圆内方,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璧身虽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洗礼,却依然光滑圆润,似乎在默默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追求。玉琮则造型独特,外方内圆,上面的神秘纹饰,像是来自远古的密码。

青白玉卧羊摆在稍高的展台上,通体青白色的玉料细腻得像凝脂,阳光透过展厅顶灯洒在它身上,边缘泛着柔和的光晕。羊的姿态是蜷缩着的,前腿收于腹下,后腿自然蜷曲,脑袋微微侧靠在背上,线条圆润饱满,没有一丝棱角。最妙的是它后臀和角部留

着的几处黄褐皮斑,像是玉料天然的印记,被工匠巧妙地融入造型,让这只“羊”多了几分生动的灵气,仿佛下一秒就会抖抖耳朵站起来。

不远处的玉蝉则透着另一番韵味。它巴掌大小,通体莹白,是典型的“汉八刀”工艺——寥寥数刀就刻出了蝉的轮廓,头部的凸起、背部的双翼、腹部的纹路,全靠流畅的阴线勾勒,简洁却极具张力。蝉的眼睛微微凸起,翅膀边缘的线条利落分明,仿佛能看到它振翅欲飞的姿态。古人认为蝉能入土生活,又能出土羽化“重生”,把蝉佩于身上则表示高洁。我忍不住心生好奇,如此绝美的玉蝉,当年是佩戴在什么人身上呢?

甘肃的玉,不仅存在于博物馆的展柜中,更融入了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之中。在祁连山中,有一墨玉,是浸入了石墨的玉。用来做夜光杯,或是手镯,在强光下就可以看到透澈中总透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

甚至可以推测出这样一个场景:持续了很久的干旱让庄稼开始枯萎,先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心细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

他们遇见了在最恰当时间出现的一块最特别的石头,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幸从这些玉器上得以窥见几千年前带来风调雨顺的一朵朵白云。



## 岛上逸事

### 话说“洋槐半岛”

郑国

进入五月,岛城春深似海,百花竞放,暗香肆意,自带香甜的槐花不甘落后,加入进来形成大合唱。恰如柯灵在《岛国春秋》所描述的,“路旁都是罗伞般的槐树,在阳光下投下一带浓荫,连空气也染绿了。满街槐花盛开正好,香风一阵又一阵地扑入怀抱”。这里的槐树区别于固有的国槐,是引自海外的洋槐,亦称刺槐。

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记载,洋槐最初输入中国应该在清朝光绪时期,由日本引种于南京,但大规模种植成功应该还是从德国强租青岛之后。青岛地形多起伏连山,沟壑纵横,土壤沙石含量高,降雨稀少。这些先天不足正是洋槐种植适宜的生长条件。《胶澳志》卷五记载,“洋槐不择土,亦易植而难枯,成材迅速。昔年德人所植五龄之树,已堪供矿山支柱之用,又可烧炭,其叶可饲牛羊,其花可代茶叶,为用甚大。”起初,德国殖民者就是借用了洋槐耐生长、固土护坡的特点,开始大规模试种洋槐。很快,用洋槐保护水土的办法成效显著。1902年夏天暴雨,但洋槐的茂密根系仍很好地保护了沟坡,树木生长茂盛,显示对水

土气候良好的适应能力。洋槐根系发达,生长周期短,成材速度快,很快成为主要的绿化树种,显示出绝佳的水土适应能力。据《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1901年洋槐树根水平扩张,生长迅速,加以遍生针刺,因此可防人民任意侵入新植林地,今后广行育苗,以备此树在各地造林之用。在1904年,德国占领当局对外销售了398767株苗木,收入达16000马克,其中大部分是洋槐树苗。为加大推广,有51618株洋槐免费分发给占领区各山地种植。到1906年冬季,开始对租借地1902年和1903年种植的槐树进行了有选择的砍伐和间伐,粗5公分以上的木材都用作坑木,全部由山东矿业公司买走。到1907年,租借地年度林区总面积为39.475公顷,其中洋槐20.449公顷,占比达51.8%。本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由于洋槐生长速度快,木材使用价值高,对土质及湿度要求不高,所以前来购买槐树者甚多,供不应求,几乎不能全部满足需要。洋槐出口成为租借地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大量销往东北沈阳以及直隶的开平煤矿、山西的井陘煤矿、天津的万国公司和山东铁路公司。

洋槐很快就占据了青岛的大街小巷,青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洋槐半岛”。据《德意志时代青岛营林史》记录,“青岛之山腹山麓溪间路旁,家园周围,均以此树栽植造林。青岛市街及其附近之绿荫,主要此树。又此树每年伸张枝桠,萌芽力强,截枝插木均为适当之材料”。因此,洋槐又被称为“琴树”“德国槐”“鬼子槐”,青岛又被称为“洋槐半岛”。这些说法在当时还是较为普遍的。《青岛诗钞》录有王培《青岛杂咏》,“行行琴树夹长街,举世争呼德国槐。花自可餐枝太密,年年剪伐作拆烧”。今天青岛各地村志还留下当年洋槐种植的历史记录。据《黄岛村落》窝棚村条记载:“德国侵占青岛后,在黑山设立观察所,派一个德国兵驻守上面,窥探岛内外的军情,督促村民在山上种植洋槐树(即刺槐)。”洋槐种植在青岛的成功,影响了省内其他城市,济南等地纷纷引种。济南千佛山等地洋槐树即植于此。这个时期,槐树随胶济铁路辐射沿线,如《寿光县志》记载,“琴树,一名刺槐,花白而香,可煮食。自胶济路初建始有此,故土人名曰洋槐。今易地皆有矣”。据《山东风物》记载,洋槐林一度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26.8%,是山东阔叶林中面积最大的树种。该书称赞槐树用途广泛,分布普遍,“刺槐根系发达,萌芽力特强,耐沙土,是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的优良品种。刺槐木材质重而坚硬,组织致密,硬度大,抗压,抗冲击,适于作桥梁构件、工具把柄、车轴,运动器材、地板、枕木等”。

洋槐的经济价值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林苗输出、木材输出等成为租借地的重要收入来源。槐树是优良的矿山坑木,随着清末新政重视农商政策出台,各地矿产资源陆续开采,其需求量更是逐年增加,销售前景一片光明。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开发东北,关注到青岛造林成绩,两地开展了密切合作,德国林业官到东北开展考察,制定计划,并督促施行,槐树栽培获得了巨大成功。地方政府之外,一些大型矿山企业也提出造林计划,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唐山水泥厂以及井陘煤矿等相继来青取经学习,“唐山的中国水泥厂在考察了青岛植树情况后,也大规模开展了造林活动,在初次试种中要求提供刺槐60000株。井陘煤矿坚持在平原对面造林,目的是为了自身坑木需求”。洋槐从此逐渐走向全国,成为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阔叶林树种。

漫步老城,随处可见饱经风霜、皱皮斑驳、虬曲苍劲、枝繁叶茂的百年槐树,充满张力,给人无限的生命力想象。它们是青岛曲折历史的承载者和见证者。在城市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护好那些与城市一起扎根成长、傲然向上,具有城市特色的林木。它们也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 阅读的力量

魏胜吉

走过半生风雨,时常被亲友问及,何种习惯,给予人生最绵长的力量,支撑自己一路前行。我的答案始终如一:是阅读,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学习,是墨香书卷里沉淀下来的初心与力量,照亮了漫漫人生路,也成就了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成长。

从1985年中专毕业,踏出校园步入职场,四十余载春秋,我从未放下手中的书卷,从未停下阅读学习的脚步。历经岁月沉淀,我越发深信,阅读从来不是年少专属的功课,不是一蹴而就的付出,而是贯穿一生的修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它藏着直面生活的勇气,赋予立足世事的底气,更涵养着温润从容的风骨,这便是最动人、最持久的阅读之力。

阅读,是攻坚克难、履职尽责的底气,让我们在时代前行中永不落伍。当年中专毕业,在彼时,已是难得的学识积淀,可真正投身工作,便真切感受到了本领恐慌。时代飞速发展,工作不断革新,校园里的知识终究有限,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终究会被时代抛下。唯有以阅读为梯,不断汲取新知,提升自我,才能跟上时代脚步,扛起肩上职责。

从此,阅读学习成了我一生的坚守。白天忙于工作,便挑灯夜读,利用所有闲暇时光深耕求知。闲暇之余,晨昏时分,舍弃无谓的应酬与消遣,潜心扎根书本,从自学考试夯实学识,到深耕法律、管理知识,一路勤学不辍,一步步攻克难关,一步步提升自我。在宣传处工作的十年,办公室的夜夜灯火,见证着我伏案苦读的时光,也化作了岁月里最坚定的信念。

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正是日复一日的阅读积累,让我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面对何种陌生挑战,都能从容不迫、沉着应对,凭借扎实学识履职尽责,靠着丰厚学识破解难题。不钻营浮华,不追逐逐利,静下心来阅读,沉下心来提升,所有的学识积淀,终会化作前行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踏实有力,每一份付出都水到渠成。

阅读,是修身养性、沉淀心性的良方,让我们在喧嚣尘世中守住本心。褪去职场的忙碌,阅读早已不是求取文凭、谋求职位的功利之事,而是融入烟火生活的习惯,是抚慰心灵、滋养精神的力量。当下世事浮躁,很多人沉溺碎片化娱乐,困于世俗喧嚣,心浮气躁、难寻安宁,而阅读,便是抚平浮躁的良药。

手捧一卷书,墨香润心,思绪沉静。抛开尘世纷扰,在文字里与先贤对话,在书卷中感悟人生哲理,心中的焦躁、迷茫、纠结,都渐渐烟消云散。常年坚持阅读,让我养就了从容平和的心态,不因一时得意而欣喜,不因片刻挫折而沮丧,为人处事有底气、有风骨,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澄澈,在岁月流转中保持初心不改。阅读滋养的是心性,沉淀的是修养,赋予人内心笃定,活得从容、坦荡、安宁。

时代奔涌,步履不停,阅读的力量,更是终身成长的力量。常有人觉得,毕业便是学习的终点,成年无需再苦读,可在日新月异的下,停止学习,就是止步不前。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没有白费的功夫,阅读是世间最公平的修行,不分出身,不分年龄,只要肯坚持,就会有收获。

哪怕每日只读几页书,每月深耕几卷文,点滴积累,久久为功,学识会增长,心性会沉淀,人生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倡导学习型社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从每个人拿起书本、坚持阅读开始,把阅读变成日常习惯,把学习融入一生时光。半生岁月,以书为伴,阅读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治愈生活的迷茫,滋养人生的成长。它是黑暗里的光,照亮前行之路;是心中的灯,守护内心安宁。



■国画《海上上海》 陈星



## 伴民声耕耘春天

孙京信

“光阴荏苒,倏忽经年。”从脱贫攻坚一线到乡村振兴前沿,一大批“三农”人始终怀揣对乡土的赤诚、对群众的深情,见证着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壮阔变迁。

2016年初,全面脱贫攻坚的大幕拉开,沉甸甸的脱贫任务压在干部群众肩上。经过五年脱贫攻坚以及五年“过渡期”,随着三农政策和三农工作者的持续发力,青岛乡村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广袤田野迎来发展新机遇,普通农户凭借政策东风与自身奋斗,踏上致富路。平度的颜值和各项经济指标,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7年底开始,我在街道分管宣传和扶贫工作,真正沉到基层扶贫最前沿。我们提出“扶贫、扶德、扶志、扶智、扶文”的“五扶”理念,倡导带着“感情、责任和点子”精准扶贫,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励志故事,为街道精准脱贫注入精神力量。

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初我组织爱心企业走进经济薄弱村捐赠花生油、生活用品,邀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吕文强讲解家风家训。活动现场,村民们握着我的手说:“以前总觉得穷是命,现在才知道,只要肯干、有志气,日子一定能好!”

扎根基层的岁月,让我读懂了乡土的厚重,也读懂了扶贫工作的温度与使命,更坚定了我深耕扶贫宣传、助力群众脱贫的决心。

“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2020年3月,我被借调至平度市扶贫办,分管宣传、典型挖掘和经验总结。重任在肩,使命在胸,我和同事们走遍辖区镇街,深入所有贫困村,蹲点一线采集素材、

挖掘鲜活案例、提炼特色做法,力求用最真实的案例、最朴实的语言,讲好平度扶贫故事,展现平度攻坚成效。

“宣传也是新质生产力”,我们在崔家集镇蹲点调研一周,详细记录了“36个西红柿大棚”的脱贫奇迹。我参与撰写的《小西红村 宽窄致富路》等系列稿件,被《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刊发,让“崔家集模式”走向全国,为更多地区脱贫攻坚提供了平度经验。2020年8月,央视网《镜头里的脱贫攻坚》栏目走进山东,平度市成为全省唯一的直播点。

“凡有深耕之处,必有温柔回响。”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21年,平度市扶贫办荣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山东省脱贫攻坚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我也非常荣幸地获评山东省脱贫攻坚宣传工作先进个人,作为在扶贫战线的一名普通耕耘者而倍感振奋。

初心不改,脚步不停。脱贫攻坚圆满收官之后,进入五年“过渡期”。经平度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我撰写的一批重磅稿件陆续刊发于各级媒体重要版面和黄金时段。我牵头推进的乡村阅读推广工作,经山东省乡村振兴局推荐,所在单位荣获中宣部、农业农村部联合授予的先进集体称号。我还组织并参加青岛市脱贫攻坚演讲比赛,以亲身经历讲述基层变化,讲述机关干部干事创业激情,用真情实感传递平度三农声音。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在深耕三农、服务乡土的奋斗路上,我投身双引双引主战场,怀揣三农情怀,带着脱贫攻坚

淬炼出的顽强作风和干事激情,当年成功引进一家韩资经营的现代肉牛养殖企业。作为平度市政协常委及界别召集人和民建平度支部副主委,我先后撰写三农领域理论文章、提案和建议20余篇,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岗位几经调整,初心使命不变。2024年,我从街道正式调入平度市农业农村局,分管三农宣传工作。在大家的支持帮助下,我和同事们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央视、央广等新闻媒体频频播发稿件,积极展示平度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新风貌。

我深深懂得,基层三农宣传看似平凡,却关乎发展大局,是惠农政策落地生根的传声筒,是先进典型示范引领的放大器,更是党委政府联通基层民情、精准科学施策的直通车。

今年,我所担任的民建支部副主委的任期将满。我主动提出退出支部班子,自觉为年轻干部腾挪成长空间,助力队伍薪火相传、接续奋斗。而我还将继续扎根乡土大地、坚守三农初心,用心记录乡村蝶变,用情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为平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十年乡村巨变,一生三农情深。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拙作《新闻的力量》第8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扉页中小诗里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是“爱”让我们选择留下  
在这方破晓的土地上  
耕耘春天,无论何时都——在春天里